



我们顺着历史的河流潮流而上，重走西行之路，历史滥觞，是成为过眼云烟的九九八十一难，是师徒四人茕茕孑立的身影，是谜团拨云见日时的刹那光明。



本报记者 庞辉斌摄

重走西行之路 读《为孩子解读 西游记》

刘禹彤/文

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马蹄踏过黄沙，掀起一段师徒四人的传奇故事。关于《西游记》，人们对于故事的了解有的来自名著的直接阅读，有的来自电视剧的观看。唐僧的善良虔诚、但又不分青红皂白；孙悟空的桀骜不驯、神通广大；猪八戒的好吃懒做、忠厚善良；沙和尚的朴实勤恳、任劳任怨；各路妖魔鬼怪的狡猾多端。在孩子们的脑海中，这些各具特色的形象特点鲜明，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但是，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远远不只降妖除魔、西天取经这么简单，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其中蕴含的历史渊源、佛教思想、人生哲理才是本书的精华之处。对于书籍深层次的含义，是许多大人的知识盲区，更不用说知识面相对而言更为狭窄的小孩子。李天飞先生的《为孩子解读 西游记》一书提炼了孩子们最关心、兴趣最浓厚的一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予以专业严谨但又易于理解的解释，充分挖掘《西游记》中所具有的文学魅力与精神内涵，使孩子们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深入思考，获取更为丰富全面的知识。

这本书在开篇便介绍了《西游记》中所构造的宏观世界，天上、人间、地下这三个截然不同的立体环境构成了极其庞大而复杂的世界，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创作原型，再通过想象扩展出一个虚拟世界。口语化的介绍使读者可以很轻松地在脑海中构建故事的空间环境，同时也交代了唐僧西行的初衷：去灵山取来高深的佛法，用神力超度枉死城中的鬼魂，消解他们的怨气，使他们安安心心地转世投胎。通过李天飞先生的介绍，我们得知，文章中众多空间结构的设计构思都来自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从真实的人类世界逐级扩充出来的，是高深的宗教理论的凝练简化。这也是《西游记》能成为世界级名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读全书，才深刻地感受到从前读《西游记》只是浮于皮毛，太多的精华与知识的延伸都被我们走马观花式的阅读错过。书中不仅对《西游记》所展示的整个宏观层面进行了深度解释与分析，对于引起孩子们兴趣的、看似无厘头的问题也进行了解答，比如“怎样才能获得超能力”“为什么孙悟空会筋斗云，却不能背唐僧飞到西天”等。这些有趣的问题在李天飞先生的笔下都有了更有趣的解释，作者站在取经人的角度为读者再现了西行之路的艰难险阻。通过写作时大量资料的查阅，作者也努力为读者打造了在所有不靠谱的书里，

比较靠谱的一本书。

对于一本名著的解读、理解建立于通读全书之上，只有进行整本书阅读、细致阅读、完整阅读，才能在攫取精华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理解。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阅读模式由纸质书转变为手机，阅读的内容也逐渐由整本书转变为简化版的浓缩书籍。愈加趋向于碎片化、浅显化和情绪化的阅读模式是一种良性发展吗？显然不是，这种浓缩版的阅读模式使读者在轻松愉悦中较快地完成阅读，整个过程中除了情绪的波动外，大脑不会有太多的痕迹与反应。一位名叫 Michael Harris 的作者在《环球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段落旋转，句子像树枝一样折断；思绪逐渐飘远，这是阅读的常态。我把我的视线重新拖回书页上，尝试专注。半小时后，我扔下书去刷剧。长期接受一种简约化、凝练化、碎片化的阅读内容，极易变为认知模式。接受任何内容的过程，也是认知模式再训练和再识别的过程。长期沉浸在手机阅读模式或是简化版的书籍阅读，会使我们患上‘获得性阅读功能丧失综合征’，我们没有停止阅读，但是停止了原有的那种沉浸式的、阅读整本书的阅读方式。当我们再次面对一部长篇书籍时，我们则需要付出极

大的主动注意力来完成书籍的阅读。当我们在进行着浅层阅读时，多是在进行一种流于形式的、不求甚解的观光式阅读，仅是阅读到文章的大概思想，而难以真正领悟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那么，最佳的阅读方式是陶渊明先生曾在《五柳先生传》中提到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还是深入体会书籍中所蕴藏的独特灵魂？从获得知识丰富精神世界这一根本性目的来看，显然后者更胜一筹。为了弥补及预防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伪阅读所带来的不足，现如今，中小学语文教育开始提倡‘整本书阅读’，不仅从课程标准中提高对整本书阅读的规定，而且提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实施有效的整本书阅读教学。强调整本书阅读，也是在强调阅读的完整性与阅读原著的重要性。倘若我们对《西游记》进行过完整详细的整本书阅读，那么再看李天飞老师的这个解读版本，一定会有新的体会和理解。浓缩的也许是精华，但更多的精华需要通过自己对于整本书的阅读来获得，千万文字过眼，在脑海中留有痕迹的，抑或是留有疑问的，才是这本书中独属于自己的精华。

循着李天飞先生的疑问，我们顺着历史的河流潮流而上，重走西行之路，历史滥觞，是成为过眼云烟的九九八十一难，是师徒四人茕茕孑立的身影，是谜团拨云见日时的刹那光明。

熟悉的故事 陌生的写作 读《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事》

郑从彦/文

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有一尊身着长衫的中国人铜像。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自容闳之后，不计其数的中国学子持续不断来到美国寻梦，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世界名校梦。

一代又一代的留学潮，一代又一代的留学生，让美国成为中国学生外出求学最佳目的地之一。时间来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如何？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又会发生怎样奇妙的故事？相信《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事》一书，会给出精彩的回答。

《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事》是00

后诗人朱夏妮在美国完整读了4年高中后出版的一部17万字的非虚构作品。从高一到高四，从青涩走向成熟，从陌生走向熟悉，从好奇走向好学。这部书她写了4年，完整记录了从2014年8月开学典礼上校长把撕碎的美元抛向空中，到2018年5月毕业前夕和同学一同成长的留学故事。该书写作时间不长，然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一部朱夏妮自己的青春史，也是一部自己的求学史，更是一部自己的奋斗史。

该书所选文章呈现出日记体形式，每篇约1000字，一文一故事。这些故事多是发生在美国高中的各种趣事，作者的真实经历加上生动活泼的文字，再带有一丝美妙的想象，让趣事得到了有效的还原。举个例子，妮

蔻的日记那部分，作者就表示：“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的表情以及他们具体的动作对话，都是靠我的想象，里面有自己加工。虽然我没有经历这件事，但是我经历过第一次约会的尴尬，我觉得这种虚构也是基于真实，也不完全是虚构，而是一种真实的推理。”

当然，书中也不乏一些新奇的事件，作者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探讨中美文化差异以及人类情感等诸多问题，以小见大，发人深省。再有一些文章则记述了让作者觉得痛苦，情感上受到巨大触动的事件。作者借助自己的观察，加上自己的解读，最后以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形式呈现出来。在一系列故事中，朱夏妮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以客观冷静的方式去表

达，在平静中传递深刻的思想。

在一个非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来写作，对朱夏妮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当母语变成第二语言，就会产生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陌生的感觉会在不自觉中影响作者的思考，影响作者的情感，甚至影响作者的情绪。毕竟在作者看来，身边的事情都是在英语语境中发生的，可要将其记录下来，却是通过另一种语言，这就会产生熟悉的陌生感。于是，作者常常会在写作过程中发出类似“这种陌生与熟悉的感觉相互碰撞到一起，其实是一个很难受的过程”的慨叹。但不管怎么样，《新来的人：美国高中故事》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典型范本，来拉近中国学生与美国高中的距离，帮助追梦者梦想成真。

65年岁月留下的文学气息

读《世界文学》灯塔书系

林颐/文

季羡林先生在1977年曾经回忆道，当年他们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日子真不好过呀。在这样彷徨迷惑、无所适从的氛围里，还是有很多青年想了解一点外国文学的情况，想要读一些外国文学的作品。怎么办？在那时候，《世界文学》亮起了一盏灯。

《世界文学》最早叫《译文》，由茅盾主编，创刊于1953年7月。65周年之际，精选了“灯塔书系”，包括四个分册：《我歌唱的理由》收录27位诗人的名诗，高兴编选；《青年到此为止》收录29篇散文，赵丹霞编选；《西西里柠檬》收录21篇以“孤独”为主题的名家短篇小说，苏玲编选；《在中途换飞机的时候》收录19篇以“爱”为主题的名家短篇小说，孔霞蔚编选。所选篇目多为名家名作，其中也有一些普通读者感觉陌生但实际上已在世界文坛有了一席之地的新秀新作。

说起来，《世界文学》精选结集，实际上有过很多次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早在1983年就有了《世界文学三十年优秀作品选》，译林出版社在2006年和2010年也先后两次由时任主编的余中先担纲编选了两套集子，99读书人在2013年出过60周年精选。

这些书系不约而同都选择了诗歌、散文和小说。或许，这是为了照顾大众读者，以及考虑出版销量。实际上，《世界文学》除了刊登翻译作品，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比如，《文学评论》这个栏目，有些是翻译的外国名家评论，有些是国内知名作家的评论。比如，1988年第4期刊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作者就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同期还有《巴尔加斯·略萨的自白（答记者问）》一文，作者是西班牙作家洛·迪亚斯。略萨后来于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世界文学》那么早就做了重点介绍。《世界文学》每期都有很多重磅的文学评论，还做过很多名家特刊，至今仍值得研读。

有些文章，不管哪次精选，绝不会遗漏。比如，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弗兰西斯·培根〈随笔三则〉》，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断事之际。睿智简洁，芬芳省思，珠玉在前，后来者难以匹及。还比如，皮兰德娄的短篇小说《西西里柠檬》，以细腻忧伤的笔触，描摹爱情在命运遭际之间、在名利浮沉之间，化为齑粉的故事，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让人读之唏嘘感慨。这些作品的反复入选，诠释了“经典”的真意。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它们在岁月里留下的气息，会在读它们的人的心里永久地珍存。

《世界文学》早期以欧美文学为主，有不少是革命文学，然后是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这当然是时代的要。杂志一度停顿，在1977年复刊之后，作品的覆盖面更广了。灯塔书系的选书，也有这种体现。比如《西西里柠檬》这部短篇小说集竟然选了5位韩国小说家的作品，这个占比是非常高的，这些作品大多出自年轻作家之手，题材偏向家庭情感或者都市生活困境。据查，1994年第3期的《世界文学》就以“韩国文学小辑”为题，发表金芝娟等4位韩国小说家的作品，以及崔成德《韩国文学四十年概览》一文。这是一个好的苗头，说明《世界文学》的眼界更开阔，层次更多元。

四季风雨，轮回运转。一份杂志，无形中记录了新中国65年的世界文学交流史、翻译史。浩如烟海，难以选择，恰恰说明了《世界文学》的价值。时间最能证明，真正优秀和不朽的，究竟是哪些人，哪些作品。

